

## 第八课 前世转生与发心缘起

〔前世世系篇：萨迦达钦·古如秋旺（约十二至十三世纪） | 地点：后藏萨迦·南岩〕

---

今天继续讲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，讲祂前世的部分。过去很少有人特别提才旺诺布的前世历史，但在祂的全集里，关于前世的篇幅其实不小。而且讲得相当详细。

我们很少能看到一位转世活佛，能把自己过去世的每一段转世讲得这么条理清楚、史实分明。祂能讲出这些历史，正说明祂自古以来——从佛陀时代起——就一直在人间流转、度化众生，是真正的大菩萨。这些内容也很有意思，值得花点时间说。

里面不只讲祂身为转世活佛的经过，也讲祂身为凡夫时的经历。祂自己就提到：我的转世并不都是清净的，我也曾经是凡人。祂说，自己较有记忆、密传里也提到的一个记忆起点，是过去在印度东部一带曾是一位作恶多端的国王，后来被一位成就圣者度化感化，从此转而尊敬、学习佛法——这就是祂走上菩提道最初的缘起。

从那以后，祂流转示现为许多不同众生，接触许多成就者与空行母，得其摄受加持，渐渐证悟空性、达到菩萨境界。这时间点极为久远，祂没点明是哪一世，只说：因诸佛菩萨加持，祂小时候就保有对过去世的许多记忆，能记得极久远以前的一些经历。其他著作与弟子所写的传记里也特别提到，才旺诺布自久远以来本就是大菩萨、是菩萨的直接转世。

那为什么又有所谓「凡夫」的一段经历？这并不矛盾——菩萨的游戏本就不可思议；莲莲师也有过身为凡夫的阶段。这也是一切转世菩萨都有的清净与不清净转世。

祂拿这段不清净的历程来讲，是为了给众生提升信心：我以前也做过不好的事、也曾是那样差的人，但信了佛、愿意修行、愿意纠正价值观，从而走上解脱之

道。祂不只用言语，更用身体力行，向众生表达佛法的深意。上一次讲到大约十二、三世纪萨迦派一位极重要的祖师——达尼钦波（即上一课的藏布焕大师），祂的父亲是八思巴大师的弟弟。

我们知道元朝时萨迦派的大国师八思巴大师，祂的父亲叫达尼钦波桑波；而这位达尼钦波桑波，是八思巴大师同父异母的弟弟。但因母亲据说是侍女出身、出生背景不算好，达尼钦波桑波从小就受到许多非议与排挤。这也是难处——在位高权重的家族里，若背景条件不足，就得靠格外的努力才能得到认可，单看出身很难被接受。

尤其萨迦一脉极讲究血统。祂们是受文殊菩萨加持的昆氏家族，直系血脉所生之人不必特别认证或坐床，只要是这一血脉所生就都是转世活佛——有这样殊胜的传承。所以非直系血脉所生的就会稍受质疑：祂是否也在被授记的范围之内？

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不太接受达尼钦波桑波，认为祂不是直系血脉，未必是授记中的菩萨转世。八思巴大师圆寂后先由达玛巴拉继任，达玛巴拉圆寂后便由达尼钦波桑波担任萨迦法主。祂因受人中伤，元世祖忽必烈被谣言所惑，将祂流放——先到苏州，后来又因别的谣言再流放到杭州，到后来祂自己请求要去普陀山。

这在我们看来很悲惨，但对生死自在的菩萨而言，不过是人世间的一场戏。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，祂所到之处、所接触的众生——哪怕是畜生、昆虫——都能令其种下未来解脱的种子。过去许多高僧大德的传记里，常有畜生或三恶道众生，因接触某位菩萨圣者、听到某尊佛的名号、得到某位菩萨遗留之物，由此结缘加持而得善道因缘、进而接触佛法——这类公案非常多。

所以我们如今能跟随宝上师、跟随这些高僧大德，也许生活环境不那么理想，但能领受清净传承的教法来修行，是莫大的福报。我们过去世也许只是上师路上匆匆一瞥的路人、从祂脚边飞过的昆虫，甚至是菩萨餐桌上一道菜里的畜生，都有可能；但一位登地菩萨无论接触到什么，凡结缘者都会种下未来解脱的种子，极为殊胜。所以达尼钦波桑波大师虽被流放到苏州、杭州、普陀山，一路上必定也结了无数众生缘。

或许宝上师与我们这些汉族弟子的缘分，也与此有些关系。看才旺诺布的诸多转世，较长时间在汉地徘徊的，大概就是达尼钦波这一世。祂在汉族环境里生活了将近七年，其间娶了一位汉族侍女为第一任佛母，还生下一子——只可惜祂被请回萨迦寺时，儿子在途中夭折了。

但我们同样要发清净心：这孩子夭折，也许是为将来利益更多众生的重要契机，因缘本就不可思议。就像敦珠法王壮年就圆寂，许多高僧大德也说那是菩萨不可思议的示现，为利益某些特殊因缘、某些众生而作的决定。生死自在的菩萨，本就不执著每一世的身份与所拥有的一切。

所以随时为利众而来、为利众而去，都极自在。达尼钦波桑波回去之后，前后共娶七任佛母，生下十三子、二女。萨迦派以娶妻生子承继整个血统的明确传统，正是由达尼钦波桑波所确立。

所以许多史学家都提到，达尼钦波桑波对整个萨迦派、对萨迦血脉无比重要。若当年没有祂承继这份责任，萨迦派恐怕就彻底断绝了——因为除祂之外，当时整个萨迦昆氏家族没有任何人留下子嗣。祂若不娶妻生子，萨迦派就在那个时代终结了。

所以如今讲萨迦昆氏家族的历史绕不开达尼钦波大师。之前达钦法王在世时来庙里做灌顶，也曾在法会上特别提到这段历史，并承认宝上师就是首任达钦法王，也就是达尼钦波大师真正的转世，赞扬祂在萨迦昆氏血脉将凋零之际挽救了断绝的危难——这是这段历史最关键的一节。如今所有萨迦昆氏家族，没有一人不是祂的后代。

祂去世后，儿子们分为四个拉章（Ladrang，即支系、寓所）：细脱拉章出过明朝有名的大乘法王；另一支拉章出过贡嘎坚赞大师（被称为白兰王），其后代也成了明朝的王；还有仁钦岗拉章等，共四个拉章。整个萨迦昆氏血脉都由这四个拉章承继下来，所以细究昆氏、萨迦家族这段历史，绝不能跳过达尼钦波桑波。好，再往下说。

才旺诺布祖师有一部自述传记，叫《山谷胜药》，里面提到：祂也曾转世为一位属于吉东家族（Gyer Dong clan）的上师。这位上师是伏藏王古如秋旺（Guru Chöwang）的心子，以极隐秘的潜修方式做了许多利众之事，公开示现的佛行事业却不多。这位上师，祂之前的一个转世叫「扎热」。

到扎热晚年、快圆寂时……这一段，是才旺诺布承认自己曾是这位上师的一个转世。说到吉东家族（Dong clan），这在藏传佛教史上是极重要的家族，对当时藏传佛教贡献很大，历代出过许多大成就者与著名学者。比如极有名的空行母——玛吉拉尊佛母（Machig Labdrön）。

看过祂的传记就知道，祂一生有两位极重要的上师：第一位大家都熟悉，就是帕当巴桑结（Phadampa Sangye，有人传说祂就是达摩祖师）。另一位对玛吉拉尊影响极大的，是索南喇嘛（Kyotön Sönam Lama）。索南喇嘛也是吉东家族的后代，所以一般称祂吉东索南喇嘛。

可以说，玛吉拉尊的贡献与成就，离不开索南喇嘛的教导。吉东索南喇嘛本是一位极伟大的成就者，也非常低调，史上记录很少，多只能从玛吉拉尊的传记里看到。另外像觉囊派的时轮金刚法门，也有一位有名的传承宗师叫吉东莫兰慈诚大师，也属吉东家族。

还有觉囊派有名的祖师博东班智达大师（Bodong）。博东大师的传记里也提到，祂少年时四处参学，曾拜一位吉东蒋扬大师为师，随祂学时轮金刚教法——这位吉东大师也是吉东家族的后代。藏传佛教史上有很多这样人才辈出的家族。

比如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、涅地的成就者涅·嘉纳库玛拉（Nyak Jñānakumāra）。祂是赤松德赞时期号称三大翻译师之一，翻译的经典密续数量最多。据现今学者研究，祂独立翻译的经续有上百部，与印度班智达合作翻译的将近三百七十六到三百七十八部，被认为是最勤奋的翻译大师。

我们看莲师与二十五大弟子的唐卡，弟子们示现各种形象；其中在天空飞翔的，除了南卡宁波大师，另一位就是涅·嘉纳库玛拉——祂也是拉着袈裟、法衣在空中飞翔的模样。据说祂修八大黑鲁嘎金刚法门成就后，能驾驭肉身在空中飞翔。这

位大师的家族叫涅氏家族（Nyak clan），和前面提到的吉东家族一样，也出过许多著名的藏传佛教历史人物。

比如莲师一位重要的弟子，也出自涅氏家族。再如直贡噶举一位极有名的不共护法——阿企佛母（Achi Chökyi Drölma）。很多人都知道阿企佛母，祂很特别：既是菩萨、也是空行、也是护法，有人的肉身又有如神一般的能力，可说人非人、神非神，极为特别不可思议。

据说祂也是涅氏家族的人。还有前面某一课提到的蔡巴噶举创始人，就是那位一辈子征战、在史上颇有争议的向·蔡巴（Zhang Tsalpa），祂也是涅氏家族出身。另外像我们的师公、白玉派教主贝诺法王，祂是白玉派第十一代法王，如今已有新的转世，还是个孩子。

上一世的贝诺法王，祂的家族据说也是敦都多杰（Dudul Dorje）大师那一系，总之是一个受佛菩萨授记的著名家族——所得的授记是：每一世代都必定出现一位大成就者。上一世的贝诺，就是大家公认这一世代应验预言而出现的那位。又如麦彭仁波切（Mipham Rinpoche），祂们家族也有预言，说每一百年会出现一位大菩萨，而麦彭仁波切就是那个年代百年出现的一位。

如今我们宝上师，也被麦彭家族认作祂们家族的人，有人认为祂正是这预言里每一百年才出现的一位大菩萨——这是麦彭家族那边的说法。但对这样的家族，我们要尊敬，却也不要过度执著。因为无论多殊胜的家族，除了以愿力转世而来的，也会有以业力投身而来的；一个家族没办法百分之百全是菩萨——毕竟这是浊世轮回，没有一件事完美。

就算殊胜的菩萨家族里，也会有凡夫转世、带业投身的凡夫。所以凡夫即便生在这样的家族，若不持戒修行，照样会造恶业、做坏事。史上也有生在殊胜家族却做了许多坏事的。

像晋美彭措法王在世时就提过，祂和上师也曾遇过伏藏大师家族的后代，却很爱杀生、做了些不好的事——这种也有。就连功德圆满、证得佛果的释迦牟尼佛，释迦族中也有善星比丘、提婆达多这样的人物，这是佛的表法。所以无论出身多殊

胜的家族、是怎样的转世，在这一世如何塑造自己、走一条正确的路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持戒、精进于实修与学习，才是重中之重。无论得到怎样的身份，若不持续精进实修，菩萨也会退失、佛也会堕落——这里说的是七地以下的菩萨，七地以上就不会退失；而且菩萨的退失也不会退回凡夫，只是在智慧等方面退到较低层次。至于佛，也会有被障蔽的问题：上一世是神通广大的伏藏大师，下一世因障蔽而变回像一般凡夫，这样的也很多。

所以我们的祖师仁珍才旺诺布在著作里说：祂宁可不要这些虚名、这些华丽的背景与转世灵童的称号，只希望真切利益众生；做这些利众之事，无论有没有人理解、知道，都无所谓。这才是真正的菩萨道观念。我们所做一切利祂之事，要看的是长远的未来、这轮回三世。

只要对众生有利，纵使当下无人理解，也心甘情愿去做。没有掌声、喝彩、没有人理解，都没关系——只要佛知道、菩萨知道、上师知道，就够了。轮回路上人都是孤独的，没有谁能永恒陪伴谁，每个人都独自前行。

如何对自己善良的心负责、不愧对良心，这才要紧。这位上师的名号，其实是古代西藏一个地区的名称，不是祂本人的名字。从前在某地有所贡献、或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圣者，有时就被冠上当地地名——就像萨迦派的「萨迦」也是地名而非本名。

同样，这位上师应是在某地出名、或对当地颇有贡献，才被冠以这个名号。祂的历史也少有记载。上师自己的研究认为，这位上师应是古如秋旺（Guru Chöwang）大师九大心子之一。

古如秋旺有所谓「宁玛九大心子」，大弟子中又分「四大伏藏师弟子」。九大心子里有龙卓·南卡旺波、尼欧、门杰多杰、巴·玛尼仁钦……，其中第八位叫贝玛扎（Padma Vajra），全名吉东·贝玛札巴大师（Gyer Dong Padma Dragpa）。上师由此推论：这位上师属吉东家族，而才旺诺布的自述传记里又特别提到祂出自吉东家族，所以这位贝玛札巴大师应该就是那位上师，本名应叫吉东·贝玛札巴大师。

这位大师生平也极低调，以隐修为主，没留下太多资料。正如才旺诺布自己所说，他的转世里有极有名的，也有默默无闻的。有名的如达尼钦波大师、古如秋旺大师，整个西藏无人不知；默默无闻的，就像前面讲的扎热巴、拉日、以及这位吉东·贝玛札巴。

这一方面正是登地菩萨游戏的示现，也表示成就者们不执著世间八法的情操。宝上师自己也说过，他早年其实并没有特别想出来传法度众——他的想法只是一辈子极低调地实修、云游四方。当年朗加师公要求他终身闭关，以此作为利益众生的大业；后来是纽修堪仁波切的劝请，他才辗转来到台湾开始传法度众。

刚来时，上师也没特别讲自己的背景身份，全都不提、不解释，所以信众很少，有些很早来过的师兄弟没多久就离开了。那时我还小，却常听到当年一些师兄弟私下说，专门去找有名的大上师、大法王：听说某个大法王来了赶紧去受灌顶，某位大师来了赶紧去受加持。有时宝上师的法会与其他成就者的法会撞期，就有人说：「那个大上师比较殊胜，我们认识的这个只是个小仁波切，参不参加没关系吧。」

用这种话轻看上师，上师却从不辩解。这正如萨迦格言所说：越有智慧的人越低调，就像谷穗结得越饱满，就垂得越低。我们的上师，正是这样一位谦怀、智慧无碍的大成就者。

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我们继续。才旺诺布是历史上极著名的人物。

古如秋旺大师有一支他亲自用过的普巴杵，如今收藏在台北的章嘉大师纪念馆，史料有记载，上面有文献确认是古如秋旺大师亲自用过的。这支普巴杵后来传到五世观音尊者，再传到章嘉大师，章嘉大师又把他带到台湾，成为随身法宝。这件法宝是前几年学者整理章嘉大师遗物时才发现的——上面用黄纸、布卷仔细记着他的历史。

所以到台北可以去拜见这支普巴杵，非常殊胜。古如秋旺大师，是莲师许多预言里提到的一位大伏藏师。预言里说，在战争与种种危难之际，有殊胜的伏藏需要开启，这时会有一位叫秋吉旺修（Chökyi Wangchuk）的大师出世。

莲师的岩传伏藏系统分东、西、南、北与中央。一般说的北藏，是仁珍果登（Rigdzin Gödem）的传承；东岩藏据说就是夏扎仁波切、敦珠法王他们的敦珠新岩传；而南藏系统，就是古如秋旺大师——他是南藏的一代宗师。依莲师的预言，古如秋旺大师有几个重要定位。

第一，他被莲师预言为五大伏藏王之一。莲师授记的伏藏师有上千位，被称为大伏藏师的有一百零八位（这一百零八位并非固定某人，同一称号有时适用于几人；不同预言系统归纳也会略有出入）。而能被称为伏藏之王的只有五位，古如秋旺大师就是其中之一。

此外还有莲师身、口、意三大化身法主：其中有娘·拉尼玛沃瑟（即前文的酿·尼玛瓠子／Nyangral NyimaÖzer），以及古如秋旺大师。古如秋旺除了是南藏法主，也是莲师的语化身；而北藏的重要教主，则是仁珍果登大师（Rigdzin Gödem）。古如秋旺的家族据说自赤松德赞时期以来，世世代代都会出现大神通、大能力的成就者。

他大约是十二世纪的人。在他出生前，就已有几位大师、以及直贡觉巴、章仁波切（喇嘛香）等著名圣者预言了他的降临。古如秋旺出生时满室异香，对各种听说读写自然通达。

十三岁便修行生起殊胜境界与觉受，并得诸佛菩萨授予许多利众的授记。十八岁去拜见萨迦班智达，在其座下领受各种教法与发菩提心法门。据说他曾在梦中去到中国五台山，拜见文殊菩萨，得文殊特殊指导，当下对一切法生起不可思议的智慧。

此后他得到一份伏藏目录，又从许多地方取出其他伏藏目录、伏藏钥匙，依伏藏指示开启了无量无边的伏藏。据说他第一次取出的伏藏，有医学典籍、甘露药与甘露精华的修持口诀、药物口诀、药物修法与配方等；这些医方口诀配方，对后来的长寿修法、甘露修法口诀也有极重要的意义。除此之外，古如秋旺大师一个极重要的贡献是：除了取出大圆满法门的伏藏，他也是《上师密集》（Lama Sangdü）这一级法门的重要取藏祖师之一。

宝上师说过，《上师密集》这部法集，就古代伏藏师所取的法集而言算是比较圆满、保存数量也最多的。古代没有好的印刷技术，大多手抄本，容易损坏遗失。像娘·拉尼玛沃瑟的著作大概有九成保存下来，他取出的《善逝总集》共九本；而古如秋旺取出的共有十八大伏藏，极为广大完整，可说整个密咒九乘次第都完整取出。

但如今除了大圆满的《央地》（Yangti）、《上师密集》与《秘密圆满》等法教之外，大部分都失传了。所以在莲师身口意三大伏藏师目前留下的著作里，古如秋旺可能是遗失较多的一位——据宝上师说，他的十八大伏藏如今所剩不多。古如秋旺大师自己写了自传，包含身传、语传、身口意事业功德等共八篇，还有一些梦境记录与教言道歌，涵盖内容非常广泛。

当年他的伏藏教法在藏区无人不知，许多大成就者都极为赞扬承认。在他那个时代，连第五世观音尊者都极尊崇他取出的伏藏法，领受了许多他的法集；许多著名学者、班智达如布顿大师等，也一再赞扬古如秋旺是当世难得的大圣者。他约五十九岁时，显现许多神通与不可思议的吉祥征兆后，往生莲师净土铜色吉祥山。

关于他的介绍，除了自传与后人所写的介绍，还可在《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传记》里看到。他传下的南藏与诸伏藏法，直到今天仍非常兴盛。而那位上师，也就是贝玛扎巴大师，正是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大成就者座下的九大心子、四大伏藏弟子之一，所以他的前世对南藏教法也极为精通。

好，再往下说，讲到一位叫桑杰翁波·札巴贝大师（Sanggye Wönpo Drakpa Pel, 1251 - 1296）。才旺诺布在著作里提到，他是当年极有名的大成就者——达隆噶举（Taklung Kagyu）第三代重要祖师桑吉雅君（Sangye Yarjön）的重要弟子。桑杰翁波·札巴贝大师曾在南藏取出一部伏藏，是关于八位空行环绕莲师的上师家法藏法；他也在过去西藏一个叫多康的地区建了类乌齐寺（Riwoche）。

桑杰翁波·札巴贝大师约生于十二世纪中期，是西藏康区人，出身达龙·噶孜（Gazi）家族。一些重要记载里传说他是冈波巴大师（Gampopa）的一个直接转世。当然转世不是单一的，有时是好几位菩萨合为一位转世，这种情形其实很多。

桑吉雅君大师是桑杰翁波·札巴贝的长辈，也是他的根本上师，可说是让达隆噶举其中一支法脉蓬勃发展起来的关键人物。桑吉雅君本身在达隆噶举里就是极重要的代表，好像是达隆寺第三代祖师。他在世时常示现许多神通，对各种学识也极精通。

它应该是桑杰翁波·札巴贝的叔父，后来也是达隆寺第三任法台、住持。桑杰翁波·札巴贝从小在这样殊胜的家族长大，也异于常人。介绍里提到，它从小就展现许多神奇神通：比如用神通变出一个陪自己玩耍的小孩；又比如它很调皮，去抢别的小女孩头上的饰品，抢了就跑，帮那小女孩的大人去追，眼看要追上，他立刻用神通变出一个大湖泊，把追他的人挡在湖对岸。

他从小当众示现这么多神通，所以没人怀疑他的身份，就算无人认证，大家也认定他必是菩萨化身。后来他十三岁在长辈桑吉雅君座下受戒，取名札巴贝；年轻时又随噶当派学者学中观，并陆续跟许多大师学各种教法。桑吉雅君圆寂时，据说本来指定桑杰翁波·札巴贝为达隆寺下一任住持，但后来因缘变动，他的兄长扎西喇嘛成了下一任住持，桑杰翁波·札巴贝因此离开了达隆寺。

所以达隆寺寺志所记的历任法主名单里，并没有桑杰翁波·札巴贝，但这不能否认他是达隆噶举极重要的一位祖师。他的角色有点像禅宗五祖弘忍座下的神秀大师——虽没被认定为下一任传承，却是当时教法传承里贡献极大、成就极高的一位。他没有继任，并非因为行为不好、成就不高，只能说是内部运作上的一些转变。

他离开达隆寺时，许多僧众信徒都希望他留下，但他仍坚持离开；看过几个不同的介绍，这应该不是出于矛盾冲突。总之《青史》记载：桑杰翁波·札巴贝离开前带走了达隆寺一些重要信物，包括密勒日巴大师的拐杖、吃饭用的木勺，以及他叔叔桑吉雅君的排泄物。据说桑吉雅君生前曾特别交代：这些信物就算你死了也不可脱手、舍弃，所以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。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确实有把一些成就者的排泄物当圣物供奉的。大抵持戒清净、气脉通达的成就者，其大小便一般不会像常人那样有臭味或不洁，甚至极为清

净。也有记载说，气脉明点通达的成就者，排泄物就像水晶一般，只散发香气，不腐烂、不变质——过去这样的记载很多。

像多智钦法王在世时，也有信徒恳求得到他的排泄物。我认识的一些曾去请的信徒说，法王的排泄物完全没有臭味，也不腐烂、没有任何味道；有人说做成药丸后可以治疗一些皮肤病。这类不可思议之事很多，难以一一细说。

后来，他离开达隆到了康区，创建了类乌齐寺并担任住持。创建这座寺庙时有一段特别的事：当时资金很缺乏，他需要筹措财源，于是四处托钵化缘。一天早上，他们四处走访时，遇到一位提着大水瓶去取水的少女，叫贝玛措（Pema Tso）。

他们便向他化缘：我们要建寺庙，能不能给一点帮助，或给点水解渴。贝玛措少女二话不说，直接把满满一瓶水都给了这些化缘僧人，说：你们全拿回去吧。给完便没再多说。

后来他们把水拿回寺庙要用时，发现瓶底有亮晶晶的东西，倒出来一看——瓶底沉着厚厚一层金沙。这件事引起轰动。据说后来寺庙里所有要建造的佛像、装藏所需的资金，都是靠这瓶金沙换来的，功德极其不可思议。

而这位贝玛措少女在西藏历史上也很有名，还有个称号叫「珞托·贝玛措」（Pema Tso）。如今有学者在整理藏传佛教空行母的记录，贝玛措被列入「百位最具影响力的空行母」之中。这里的「珞托」（Zi-shod）是个地名，很久以前就有，并非后人所编。

像直贡派的大师在十二、三世纪传授大手印道果要诀时，传授地点就在这个叫「珞托」的地方。早在十世纪，一些著名文献也提到，有成就者去往一个叫「珞托」或「珞托拉」的地方，所以「珞托」应是很古老的地名。又如十三、四世纪第三世噶玛巴·让炯多杰的传记里也提到，他去卫藏途中先经过一个叫「珞托」的地方。

所以「珞托」在古代本就实有，而且不只是一般地域，可能对佛教也有许多重要意义。像十九世纪著名的成就者工珠·云丹嘉措（Jamgön Kongtrul, 1813 -

1899），在祂所写的一部伏藏史略里就提到，「珞托」等地曾出现大量藏品、藏宝；藏医的一些文献也提到极难取得的矿石就在「珞托」一带。十九世纪著名的噶陀·司徒仁波切（Kathok Situ；即第七课提到的噶陀希德仁波切），在祂所写的一部卫藏游记里也提到：在「珞托」有一位极著名的女子，神通高强，能以神通驯服野象——有人怀疑指的就是贝玛措。

总之，许多学者都认为贝玛措是极重要的人物。祂出生的地方以现在来看，应属西藏丁青县觉恩乡绒通村（Rongtongcun）；当地许多人也认为贝玛措空行母出自祂们那里，因此对祂多有纪念、供奉遗物。噶陀·司徒仁波切在记录里也承认，祂出自吉东家族。

但这一说法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，很难断定。当地人对贝玛措空行母是认可的，也认为自己与祂有血缘、是空行母的后代。此外还有别的地方也认为贝玛措是祂们的乡人——好几个地方都认祂为乡人，并对祂的历史多有考证。

如今流传下来的，有一张唐卡与一些容器碎片。从史实推断，贝玛措空行母与桑杰翁波·札巴贝除了同一时代，据说祂住在「珞托」时因外敌侵略、整个村庄被毁——史载当时村中男子被杀、女子被掳；也有传说是祂家中所有男性被杀、积蓄被夺，家畜与女子全被抢走。为保住家族最重要的财产，祂把一罐黄金金沙藏在家族后山。

多年以后，恰好遇上桑杰翁波·札巴贝派出的化缘僧人，祂便以水瓶盛水、连同金沙交给了那僧人——史上是这样记载的。到十九世纪末，一位西度·却吉嘉措（噶陀·司徒）大师经过类乌齐寺时，还亲眼见过当初贝玛措供养的那个盛金沙的水瓶。据说这水瓶也很特别：装水后，有信心的人能在水面上看到观音菩萨的倒影。

类乌齐寺里还珍藏着贝玛措空行母亲笔抄写的经文。主要是《文殊真实名经》一类的经典，收藏在寺中，后来又辗转流传到别的寺庙。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贝玛措只是传说人物、并不存在，但如今许多文献与学者的研究，已确定这位珞托空行母贝玛措确有其人。

回来讲桑杰翁波·札巴贝大师。祂创建的类乌齐寺虽不属达隆噶举母寺，却对达隆噶举在康区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。类乌齐寺当时规模据说非常大：有四间主殿、六间附殿，还有一座大经堂与护法殿。

此后僧众不断聚集——因祂的名声、威望与智慧，吸引极多僧众前来依止，很快就壮大起来。这座寺院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系统，包括造佛像、佛塔、摆设沙坛城等，并不断邀请达隆噶举那边派来的堪布、学者到类乌齐传法。据说后来光常驻比丘就至少三千人左右，成为当地最大的寺庙。

到桑杰翁波·札巴贝的侄子却曲·乌坚贡波之后，又扩建了更大的建设，盖起一座三层佛殿，规模极为壮观——光支撑的立柱就用了六十根。此外还有僧官的管理与许多僧院，僧院又分旧僧院、新僧院，以及达隆噶举派来僧众的僧院等。寺里保存的佛像、佛塔，以及药材、矿石、绘画作品都非常多：光佛像据说就有上千尊；收藏的经书至少一万五千多卷，是当地最大的佛教文化典藏处。

噶陀·司徒仁波切在卫藏游记里特别赞扬桑杰翁波·札巴贝的贡献，说祂所建的这座寺庙对当时康区影响极大，可说是康区佛教活动与交流的中心，发展远远超过达隆噶举母寺达隆寺——不只宗教活动兴盛，收藏的文物规模也非凡。这很像格鲁派的嘉木样仁波切：祂的祖寺是拉卜楞寺，起初并没那么兴盛，可后来祂的转世到阿坝县建了格尔登寺，反而成了当地最大的寺庙——分寺规模超过主寺。

桑杰翁波·札巴贝也创下了这样的局面。祂后来还建了另一些寺庙，比如赤岗寺。赤岗寺这地方，本是噶当派许多大师——包括阿底峡尊者当初在西藏弘法时所选的十三个修行场所之首。

寺里据说有一尊「朝拜即可种下解脱种子」的大悲观音像，佛像上还自然浮现出「嗡嘛呢叭咪吽」的种子字，极为殊胜。而且据说赤岗寺当年留有桑杰翁波大师的舍利塔。总之，桑杰翁波·札巴贝大师对达隆噶举整个发展史的贡献不可磨灭。

再来，才旺诺布在密传里还提到一位与前面那位上师同时期的大师，叫邬坚仁钦大师。仁钦大师也是古如秋旺大师的九大心子之一，排行第五。那位涅上师（贝玛扎巴）与邬坚仁钦，在古如秋旺座下平起平坐，只不过仁钦更有名。

才旺诺布在密传里也承认，他记得自己身为邬坚仁钦时的记忆。所以才旺诺布过去的转世也很特别：他曾在同一时期转世为两位，而两位都是古如秋旺大师的大弟子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里。